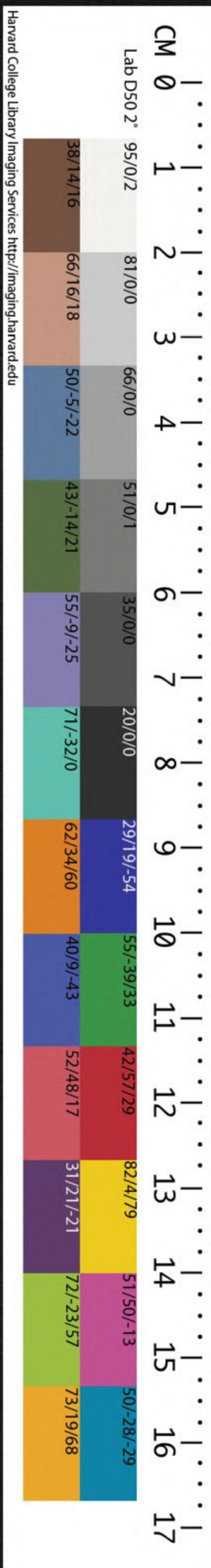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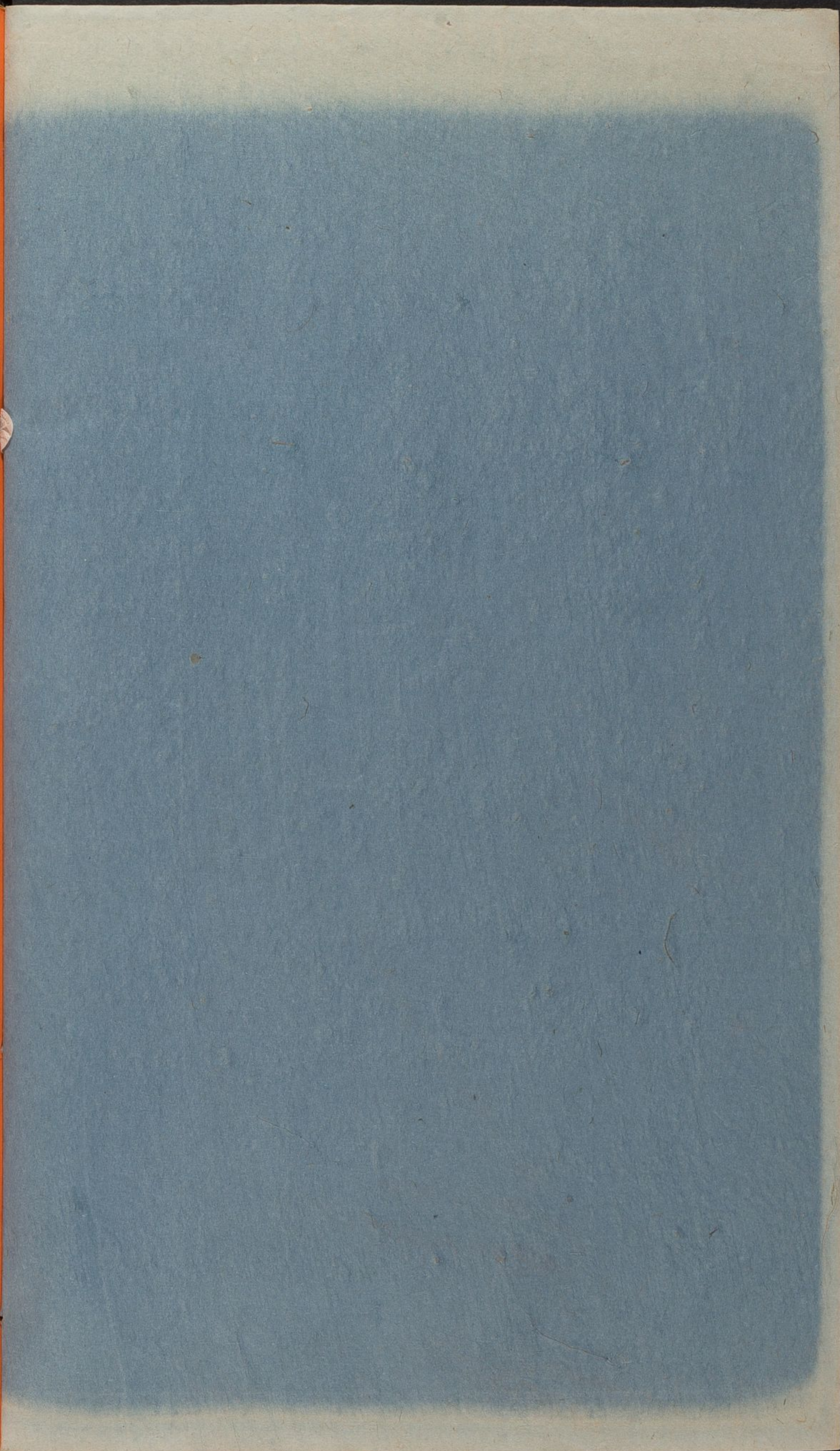
T588/1151

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5 1968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二十四

祭義

名禮通者以其記五帝三王制禮易陰陽轉

運之道故子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混雜

於一大意須是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胡氏

曰禮運是子游作

者仲尼與於蜡官嘗與也於蜡之上謂公

而後曾子之義說莫然也蓋僅在問曰君若何

也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興正未之遠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二十四

禮運

名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運之道。張子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混混然一大意。須是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胡氏曰。禮運是子游作。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也而有志焉。

此聖人傷古治之不復。因蜡祭而明其意也。蜡。謂於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賓則異姓之臣。助祭者也。觀。謂門闕。縣國典於上。以示人者。昔孔子仕魯。與於蜡祭之賓。祭事既畢。因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以嘆夫魯也。時子游在側。問曰。君子何嘆。孔子曰。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之盛。

今雖未之及見也。而嘗有志焉。案有志。如云。吾其爲東周乎。鄭氏謂識古文。未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此言五帝時之事也。天下爲公。謂官天下。如

堯授舜。舜授禹也。外戶者。扉從外闔也。大同。益天下如一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而不以私其子孫。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推以及人。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者皆有所養。男各安於所業。女各歸於良奧之家。以貨之弃於地。爲大可惡也。但得貯貨以資用足矣。不必擅而藏於己也。以力之不出於身爲可惡也。但得竭力以成事足矣。不必專以營乎己也。夫如是。

故姦邪之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之謂大同之世。而日由於禮而不自知也。張子曰。大道之行。窮乏皆有所養者。蓋民足固自如。菽粟如水火。民焉有不仁者哉。

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此言三代之英之事也。天下爲家。謂家天下。如禹傳子也。父子爲世。兄弟爲及。刑猶法也。今自三代而後。大道旣隱。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復傳賢。故下之人。亦遂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藏貨出力。皆以爲己。大人之傳位以世。及爲禮。以城郭溝池之守爲固。且凡事必本禮義以爲紀。如君臣之正。父子之篤。兄弟之睦。夫婦之和。以至於制度之設。田里之立。勇知之賢。爲己之功。皆莫有外於禮義者。是故姦謀由此而作。兵爭由此而起。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所以爲三代之英選者。正以六君子之莫不謹於禮也。故禮以制事。則著其義。禮以防欺。則考其信。禮以詰姦。則著有過。禮以

立愛則刑仁。禮以訓恭則講讓。而皆有以示
民之常法。如有不由此者。雖居尊位。亦必廢
之。而衆以爲殃民。此見興廢全繫於禮。是謂
小康之時。非復大同之世矣。案家語無禮義
以爲紀。至兵由此起。亦無以著其義。至是謂
小康。有禮之所興。與天地竝。如有不由禮而
在位者。則以爲殃。四句義理甚優。此記似以
禮於忠信爲薄。恐是漢人傳會。八事必本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

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
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
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
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此言禮之所繫者重也。殽效也。言偃復問曰。
子所言者。固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先
王之制禮也。上以承天之道。而下以治人之
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蓋非獨興廢所由

也。鄘風相鼠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以承天之道。則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以治人之情。則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人。不則天道明。人情治。而天下國家。乃可得而正也。案此節。子游承上發問。子因約言禮之始終本末以答之。言天地而又言鬼神。則所謂造化之迹是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

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此言聖人之言禮。必有所考據也。鄭氏云。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得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古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禮莫備於昭代。而實監於夏殷。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求之。而不足徵也。吾僅得夏時焉。我欲觀殷

道是故之宋而求之。而不足徵也。吾僅得坤
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而禮
之所由起者可推也。案聖人之於禮也。有述
古之誠。而又有心通之智。鄭氏謂是觀於二
書之意。所見高矣。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
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
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
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

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此言古初養生送死之禮也。捭。擘也。汙。掘地
爲汙坎也。抔。手掬也。蕢。桴。蓋以草爲桴也。皋
引聲之詞。某。謂死者。腥。生稻米也。苴。包也。原
夫禮之初。蓋始諸飲食。古無釜甑也。則釋米
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無尊。罍。革木也。
則鑿地爲尊。以手掬飲。取蕢爲桴。築土爲鼓。
其簡陋也如此。然非但可以事生而已。有可
致其誠敬於鬼神者。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其

名曰皋某復。如是不生。然後取生稻米爲含飯。而裹孰肉爲遣奠也。故始也望天而招。而繼也藏於地。以體魄之降於下。而知氣之升於上也。故死者則之幽而北首。生者則向明而南鄉。此皆從古初之制也。案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汗尊。抔飲。則是蕢桴土鼓。蓋爲樂之始矣。古初之時。儀文未備。而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有默契而無閒者。固首非後世之所能易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未嘗宮室。只無此言法制。至後聖而備也。營窟。營累其土。以爲窟穴也。橧巢。橧聚薪柴。以爲巢居也。茹。毛者。謂去毛不盡。而并食之。范。字當從竹。韻注。

云。鑄器之式也。范金者。造形範以治冶也。合土者。合坯擊以作陶也。裹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鑊曰亨。貫而置之。火曰炙。酪。醋也。治。凍染之類也。昔先王之世。未有宮室。民無以居。故冬避寒。則營窟以土處。夏避暑。則櫨巢以木處。未有火化。故食草木之實。與鳥獸手之肉。并飲其血。而茹其毛。未有麻絲。故取鳥未之羽。獸之皮。以爲衣。而蔽其體。迨至後聖。有昔作。然後脩火之利。以前民用。蓋得火以範金。

合土而爲臺榭宮室牖戶。則可代巢穴而居矣。炮燔亨炙而爲醴酪。則可代毛血而食矣。治其麻絲而爲布帛。則可代羽皮而衣矣。於是乎明可以養生。送死。幽可以事鬼神。上帝皆從乎脩其利者之朔也。陳氏祥道曰。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有始。謂之朔。吳氏澄曰。上古時事爲太朴陋。不可從也。故言後聖可從之禮。故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醑在堂。澄酒在下。陳

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元酒卽水。周禮有五齊。醴卽醴齊。酒一宿而成者。醲卽盎齊。酒成而白色者。粢當作齊。粢醲卽醲齊。酒成而赤色者。澄酒卽沈齊。酒成而滓沈者。色純曰犧。體全曰牲。祝。祝爲主人告神之辭。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土神謂

天神。祭祀之物。今昔不同。而陳設各有其序。故元酒則在室內近北。醴醲則在室之稍南近戶。粢醲則在於堂。澄酒則在於下。蓋重古而略今。又以酒之清濁。用之神人爲序也。至犧牲未殺則麗於碑。旣殺則實於鼎而載於俎。各備其器也。樂中之琴瑟則在堂上。管磬鐘鼓則在堂下。各列其等也。祝以孝告祖考。嘏以慈告子孫。各脩其職也。禮物旣備。於以降天神及先祖。則君不迎尸。正君臣也。北面

事尸。明子事父之道。篤父子也。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睦兄弟也。獻與餼各有次序而無遺缺。齊上下也。君在阼。夫人在東房。夫婦有所也。行禮如此。則鬼神莫不歆享。是以能承受上天之福祐也。周氏諳曰。有齊酒犧牲鐘鼓祝嘏。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矣。然必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後可以承天之祐者。尤以人事爲重也。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

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醖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簠。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此言祭禮之大成也。祝號。周禮有六。神號。鬼號。祗號。牲號。齊號。幣號。是也。腥。生肉。殽。骨體。越席。蒲席也。冪。覆也。澣。帛。漉染之帛也。簠。內圓外方。簋。外圓內方。籩。竹器。豆。木器。鉶。似鼎而小。祥。善也。祭祀之禮。有合古今而始備者。

凡鬼神牲玉。皆造爲美號之辭。而祝史稱之。每祭必設元酒於五齊之上。薦血毛於殺牲之時。又以生肉載於俎。而進於尸前。骨體旣解。則以湯爛而孰之。席用蒲屬。幕用疏布。祭服用凍染之帛。朝踐薦腥。時用醴。饋食薦孰。時用醢。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君與夫人交錯而獻。皆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而求契合於冥漠也。然後退取爛肉及尸俎。所不載之左體。而合亨之。於

犬豕牛羊。體別。其骨之貴賤。而爲祭末。燕饗之衆俎。以稻粱實簋。黍稷實簋。水土之品。實籩豆。五味之和。實鉶鼎。祝以孝告尸主。嘏以慈告子孫。是之謂大祥。而盡善。此所以有本有文。而爲禮之大成也。案鄭注。血毛以上。所以法於大古。孰其殺以下。所以法於中古。退而合亨以下。謂薦今世之食也。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物。此蓋錯舉而備言之。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

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此言周禮以魯僭而衰也。厲王名胡。幽王名宮涅。傷猶壞也。孔子因言偃之問。而自明其嘆魯之意。曰。嗚呼哀哉。我觀周家文武之道。實由於幽厲而傷之。今周禮在魯。吾舍魯將安往矣。然魯之有郊禘。則非禮也。是周公之道。蓋因子孫之僭而衰矣。杞之郊也。以爲禹

齊也。宋之郊也。以爲契也。二國之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是天子之事守也。在禮唯天子祭天。諸侯但祭社稷而已。魯非杞宋之比。若之。齊何郊與禘也。程子曰。周公雖聖。人臣也。周公之功。皆人臣所當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宗非也。案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人止之。據此。則郊廟之禮。魯嘗請之周。周不許而自用之也。觀於周公閱辭備物之享。甯俞譏湛露彤弓。

而魯人曾無一言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則知魯僭蓋起於東遷之初也。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此歷言失禮之弊也。陳注。大假之假當作嘏。冕。祭服。弁。朝服。齒。齊列也。始則祝以主人之辭告於神。終則嘏以神之辭告於主。惟不敢易其常道古制。是謂大假而神必福之。若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而君不及知。非禮也。是謂幽暗之國。醜。爲夏爵。學。爲殷爵。惟杞宋二王之後。君得以之獻尸。尸亦得以之酢君。其餘諸侯不用時王之器。而用此以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上之君。冕弁爲廟朝之尊服。

兵革爲國家之武衛。藏於私家而肆其強橫。非禮也。是謂脅制之君。大夫而官事不攝。祭器不假。及祭而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紊亂之國。凡仕於諸侯者。對君而言則曰臣。仕於卿大夫之家者。對主而言則曰僕。居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年君不之使。其以衰裳赴朝。或與家僕雜居齊列。皆非禮也。是謂君與臣無別而共有此國。案孔疏。大夫有地者。置宰一人。兼攝衆職。大夫無地。不造祭器。有地。

造而不具。樂有判縣而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吳氏澄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僕雜齊之非禮。先言喪與昏之不役使。以見衰裳入朝之非禮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

君臣爲謔。夫非問矣。而人當引之矣。是謂
此亦言失禮之弊也。采謂采地。子孫通謂支
子孫禮籍。若周禮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
籍是也。天子有畿內之田。諸侯有國。大夫有
采。皆得以處其子孫而等級分明。此先王之
制度也。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其祖廟。諸侯
以此敬天子。而天子亦不敢慢其先人者。禮
也。使不以大史掌禮之籍而入。或言動有違。
則是天子而壞法亂紀矣。諸侯之於臣。有問

疾弔喪以厚之者。禮也。非此而入諸臣之家。
則是輕舉妄動。君臣相爲戲謔而已矣。是謂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備鬼神。
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
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
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
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此豈
此言禮失而及於政也。接賓以禮曰僎。接鬼
神亦然。制度如衣服度量權衡之類。禮也者。

君所操持之大柄也。所以別近似之嫌。明幾
兆之微。儼接鬼神。考正制度。辨別仁義。此政
所由治。而君所恃以安其位也。若失此禮。則
政不正。而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而不法。
昏小臣竊而不廉。爲君者峻法以繩下。爲民者
輕犯而無恥。斯刑肅俗。敝而法失其常。法失
其常。則禮失其列。禮失其列。此士職所以不
事也。刑肅而俗敝。此民心所以不歸也。是謂
疵病之國。蓋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而刑

以輔之。其得失。未有不相因者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
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
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此言禮以治政。安君之實也。藏猶安也。命出
政之命令也。政不正。則君危。故政者。乃君之
所以藏身者也。是故夫政。必推本於天。而效
之以降命。凡君命之所至。一如天命之所至。

命降於社。而法其高下。使尊卑有序。是之謂效地之政也。降於祖廟。而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是之謂仁義之政也。降於山川。而因其材物。利其器用。是之謂興作之政也。降於五祀。而門行有守。內外有職。是之謂制度之政也。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聖人之用禮如此。此所以民懷其德。而有藏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

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自此推言爲政之本也。參者竝立而爲三也。政

必本於君身。故聖人所以參於天地。竝於鬼神者。凡以治政也。蓋天地鬼神之爲體者。聖人之心之所存。天地鬼神之爲用者。聖人之心之所樂。處其所存。則居之安。而卽禮之所爲序也。玩其所樂。則資之深。而卽民之所由治也。故天運四時。地產百貨。人則父生而師

教之。此四者惟君能以正用之。故君當先立於無過之地也。案處其所存四句。與易言居安樂玩相似。皆指聖人所自得而言。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此此言爲政之大體也。所明謂本諸身。明人謂

求諸人也。惟君爲出治之本。故君者自昭明德。非明人者也。養以天下。非養人者也。莫非王臣。非事人者也。若君而明人。則本不立而有過。養人則不給。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卽以自治也。養君卽以自安也。事君卽以自顯也。惟禮教通達於下。而分遂一定而不踰。故人皆愛守義而死。患不義而生也。案鄭氏讀下則字爲明。陳氏讀上明字爲則。書云。明哲實作則。如字義自可通。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此言用人與死難之道也。去猶棄也。變讀作辨。辨猶正也。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如知者能謀而多詐。故用人之知則去其詐。勇者能斷而多怒。故用人之勇則去其怒。仁者能施而多愛。故用人之仁則去其貪。至於國有患難。君爲社稷而死者。義之宜也。大

夫爲君之宗廟而死者。道之正也。案用人者。貴乎通。而守死則要於至正。又人君能用人。則知者勇者仁者。皆爲之效死矣。蓋與禮達分定之意相足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不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

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人。耐。音能。辟。開也。聖人之爲治也。天下意此言。聖人之深明乎人情。而見治天下之必以禮也。耐。音能。辟。開也。聖人之爲治也。天下雖大。而能以爲一家。若家人父子然。中國之人雖衆。而能以爲一人。如手足腹心然。此非以私意測度之也。蓋天下中國之離合。繫乎人情。故必有以知其情。更開闢義路而使之

由。明達其利與害而使之趨使之避。然後能合而爲一家爲一人也。何謂人情。則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乃人所弗學而能也。何謂人義。則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乃人所共由之道也。講信脩睦而足以和義。乃人之所同利。因爭奪而至於相殺。乃人之所同患也。故聖人而欲有以治人之七情。脩其十義。使之講信脩睦。尚慈讓而去爭奪。未有能外於禮者。若舍禮則

將何以治之哉。案蔣氏曰。情我所固有也。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制情立義。與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禮之爲用也大矣。李而

曰講禮記解義卷之三十五

禮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此言窮欲惡之情。必由於禮也。凡人莫不有欲。而飲食男女。則大欲存焉。莫不有惡。而死亡貧苦。則大惡存焉。故人雖有七情。而欲惡

者乃心之大端也。人既各藏其心而不可以測度。則是美惡皆在其心。而未嘗遽見於色也。將欲一窮而察之。非禮其將何以哉。蓋禮以治人情。而卽以是窮之。禮器云。欲察物莫而不由禮。弗之得矣。夫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所以爲禮之德也。故入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曰此言人有所稟以生。將以明制作之有本也。

德指實理而言。交指變合而言。會指凝成而言也。人之所以爲人。有非苟然而已者。其原於一理。則爲天地之德。理行於氣。則或變或合。而爲陰陽之交。或屈或伸。而爲鬼神之會。至於形生神發。則皆五行之氣之秀者爲之。此實理所以全具。而獨爲萬物之靈也。案德卽性也。天地之德。卽孝經所謂天地之性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則莫著於魂魄矣。萬物皆生於五行之氣。而人之所以貴於物者。以

得其秀而最靈故也。周子太極圖說蓋本於此。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言天地所以生物之本也。竅孔也。播分布也。欲明乎人生之貴當先知天地所以生物之本所以生物者何。陰陽而已矣。是故天爲陽氣所積而位乎上。其成象於天則垂而爲日星者是地爲陰氣所積而位乎下。其成形

於地則竅而爲山川者是。夫日星之光下垂則天交於地。山川之竅上通則地交於天。由是陽變陰合而生五行則五行一陰陽也。播五行之氣於四時則四時亦一陰陽也。以其分而言則土無專氣而以木火爲陽。金水爲陰。可也。以水木爲陽。火金爲陰。亦可也。以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可也。以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可也。陰陽調和而後月於是乎生焉。則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而萬物之胎產

應之矣。是故月也者。兼陰陽而處乎天地之閒者也。自朔之後。而生明以漸。至於望。則三五而盈。以受陽之施也。自望之後。而生魄以漸。至於晦。則三五而闕。以毓陰之孕也。從父而舒光。歸母而生霸。故凡物之生。以月爲節也。案日月星皆繫於天。而此乃先言日星。而後言月者。蓋日星則純乎陽也。山川則純乎陰也。月輪處乎九重天之下。而於地爲最近。是故大塊噫氣。山川出雲。乃其所專職以上。

交於天者。而二氣細縕矣。故記以月爲天地之和。而堯典命羲和。亦先言日星。而後言月。洪範旣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又必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故三十日爲一月。而月主月也。月遠日則光本滿。近日則光微。陰陽消息之幾。於是爲著。納正甲之法。以明魄分陰陽。其亦有見於此與。舊注謂生。生明也。不及生魄。似於義爲偏。又下文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亦列月於日星之

後。而論者皆未之及。今故參書義而訂之。如
此。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
本也。此承上言五行之運也。動。運也。竭。盡也。終也。
本。始也。五行之運。由木而火而金而水。唯土
無不在。而此盛則彼衰。是迭相竭也。五行播
於四時。時各三月而成十二月。其氣更互環
生。是還相爲本也。案五行之運。終則有始。分

固一定而不移。命實流行而不已。蓋天地陰
陽之所以生萬物者。固如此。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此以樂言。亦陰陽五行之所爲也。宮商角徵
羽爲五聲。黃鍾子。大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
則申。無射戌。爲六律。合大呂丑。應鍾亥。南呂
酉。林鍾未。中呂巳。夾鍾卯。之六呂。爲十二管。
管以竹爲之。卽十二月之管也。其序則黃鍾
一。林鍾二。大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

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中呂
十二。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皆可爲宮也。先
王作樂。播之以五聲。宣之以六律。而候之以
十二管。始於黃鍾。終於中呂。上生三分益一。
下生三分損一。皆隔八相生。當其爲宮。則五
聲皆備。如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
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
若林鍾爲宮。則上生大簇爲徵。下生南呂爲
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餘竝倣此。

是五聲六律十二管之屬。還相爲宮也。朱子
曰。案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
前一位以爲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自
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變徵。餘
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
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
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
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又
曰。黃鍾惟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

之爲徵商羽角二變者。但用變律。漢志謂黃鍾至尊。不爲役也。方氏慤曰。律左旋而生呂。則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呂右轉而生律。則爲異位。所以象子母。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此以味與色言。亦陰陽五行之所爲也。酸苦辛鹹甘爲五味。加滑爲六和。是爲十二月之食。青赤黃白黑爲五色。并天元爲六章。是爲

十二月之衣。質猶主也。家語。下相爲質。作相爲主。更以味言之。如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餘味皆用。又加滑甘成六和。而爲十二食。但以時之所宜。還相爲質也。更以色言之。如春衣青。夏衣赤。秋衣白。冬衣黑。餘色皆用。又并天元成六章。而爲十二衣。但以其時之象。還相爲質也。故曰。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而古人坐之。斂其心。斂其聲。斂其色。

此結上文而言人生之獨異也。端謂端緒。猶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生也。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爲仁義禮智之性。是卽天地之心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質。是卽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爲五味。食之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別之以養其耳。形而爲五色。被之以章其身。乃人之所由以生養者也。案上言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此又言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者。德具於心。而氣

必有所從始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

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此承上而言。聖人所以立極也。量分限也。藝。對極。考成也。奧。猶主也。聖人之制。爲禮法也。必。可以天地爲本原。以陰陽爲端緒。以四時爲權。畜柄。以日星爲紀綱。月以爲程量。鬼神以爲徒。百侶。五行以爲本質。禮義以爲器用。人情以爲。耕田功。四靈以爲畜養。夫萬物生於天地。以天。地爲本。故物可統而舉也。陽爲德。陰爲刑。以。陰陽爲端。故情可推而見也。因時起事。以四。

時爲柄。故事可勸而趨也。日星有次舍。以爲。紀。故事可列而序也。月有盈闕。以爲量。故功。有藝而不敢過。不敢不及也。鬼神爲造化之。不用。而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屬。實與政事相。魚依。以爲徒。故事可據而守也。五行之運。終始。可相循。以爲質。故事可往而復也。器利則事成。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能治人者。人必。歸之。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德盛化神。萬物咸若。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案天。

地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
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張子曰。自天地爲本
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何謂四靈。麟
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
魚鮪不忿。鳳以爲畜。故鳥不獠。麟以爲畜。故獸
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此申言四靈爲畜也。
忿。驚散之貌。獠。驚飛也。治亂。龜之兆吉凶。龍之能變化。則所謂四靈

是已。唯龍以爲畜。故魚鮪不至於驚散。鳳以
爲畜。故鳥不至於驚飛。麟以爲畜。故獸不至
於驚走。龜以爲畜。故疑可取決。而不失乎人
情之正也。案三靈馴擾。則其類皆從。龜乃不
言介蟲類應者。以前知之物。尤聖人所寶。故
特明之。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
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此言聖人所以制爲祭禮之意也。御猶治也。

先王措天下於治安如此。而猶不敢自任也。故秉著龜以定其期。陳列祭祀之所宜行。以盡其敬。瘞埋繒帛以備其物。宣揚祝嘏辭說。以致其情。設委曲之制度以脩其文。是故國有典禮。則百官各有所治。百事各有所司。而凡所行禮皆有次第也。案設制度以上。專言祭禮。下則自國有禮而遞推之。而不失乎人。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

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此言達禮之事也。宗。宗人祝。犬祝也。三公。犬師。犬傅。犬保也。卜。犬卜。筮。筮人。瞽。瞽侑。樂官侑食者。惟禮達而分乃定。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而一於祭祀焉。致之。故祭帝於郊。所以尊之而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親之而列

地利也。祖廟所以致孝而本仁也。山川所以致敬而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明制度而本事也。故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巫主弔臨而居前。史書言動而居後。卜筮瞽侑。或審災祥。或辨聲樂。而皆在於左右。王居其中。此心何爲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眞史氏德秀曰。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君心至正。而禮之達於本下也有原矣。案南北郊分合之義。論者不一。

或據此文。以爲方澤卽國中社。蓋地統於天。故尊天而親地。汪氏克寬云。祭天必及地者。尊可以統卑。禮地不及天者。卑不可以屈尊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此承上而言禮行之效也。禮所以治神人和。

上下。故禮行於郊。而天心協應。百神受職焉。
而禮行於社。而地無遺利。百貨可極焉。禮行於
而祖廟。而父子以定。孝慈服習焉。禮行於五祀。
而等威以辨。率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
川五祀。皆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
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
天也。
此言禮之本於造化也。官主也。當天地未分。

渾淪之元氣。函三為一。是曰大一。聖人之制
夫禮。實本於此。由是分為天地。而有高卑。轉
為陰陽。而有動靜。變為四時。而有舒斂。列為
鬼神。而有屈伸。聖人本此。以降命者。皆主於
法天。而非人之所為也。案禮本大一。猶云易
有大極。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
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
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此言禮之切於人而究其所以行也。協合也。藝猶才也。夫禮必本於天。此秩敘之原也。動而之地而有所效法。列而之事而有所兼及。變而從時而有所推行。合乎分藝而有所宜稱。所謂官於天者如此。至於其居人也。則曰養。禮以養人爲本也。其行之則以貨力辭讓飲食。而周於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則禮之達於下也備矣。荀子曰。恭敬辭讓。所以養安。禮義文理。所以養情。是故物有節文。非特養人

之欲而已。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此言禮義爲治身之要也。竇孔穴之通出入者。禮爲義之用。義爲禮之體。二者至切於人。

乃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內而治心。外而脩身。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明而養生送死。幽而祭祀鬼神之大端也。人所以達乎天道。順乎人情。以爲出入必由之。大寶也。故禮之不可以已也。唯聖人爲能知。故壞國喪家亡人。未有不先去其禮者。故禮之於人。人待之以成德。猶酒之以蘖而成。味也。君子則以厚。小人則以薄。禮豈有厚薄哉。人自爲之爾。案此言順人情。猶孟子言以

利爲本。自此至終篇。皆發此意。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此言禮以人情爲主。而喻之於治田也。脩者。講明之意。播者。散布發越之謂。人情易流而難制。故聖王所務爲講明者。必以義爲所操之柄。以禮爲所行之序。而後人情可得而治矣。蓋人之有情。猶地之有田。而聖王之治之。

也無不至。是故以禮爲防範而脩之。猶治田者之始於耕也。以義爲裁制而舉而措之。猶之隨乎土宜而種以嘉穀也。講學明理以去其非。猶之養苗而務去草也。知既高明而踐履篤實。則本於心德之仁以聚之。猶穀之熟而後穫也。由是以造於從容之域。則播於樂聖之自然者以安之。此則猶食而無不饜飮也。對案鄭注。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人情以爲田。亦異夫率法而強之者矣。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此承上而言。禮義仁之相須也。藝以事言。仁以心言。講明也。禮也者。必權衡於義。而制之既定。則確然而有常。是義之實也。苟協諸義而協。則雖先王所未有之禮。固可以度於義而創爲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故在外之藝。以

義爲分限。在內之仁。以義爲品節。果能合於
藝之分。明於仁之節。則義之道得。而人望而
畏之。是得之者強也。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化
而裁之。推而行之。乃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其
道足以長人。故得之者尊也。張子曰。人情所
安。卽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蓋性之發爲仁。
斂爲義。而禮則進反於仁義之間。故於此合
未而言之。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

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
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
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

此是申喻以明前意也。禮者先王治國之具。
猶耜爲農夫治田之具。治國而不以禮。則是
無耜而耕也。禮必因時而制宜。田則旣墾而
播種。爲禮而不本於義。是猶耕而弗種也。義
必以學而辨其是非。種必以耨而去其稂莠。
爲義而不講之以學。是猶種而弗耨也。學之

勤則理可聚。耨之勤則穀可登。講之以學而
不合之以仁。是猶耨而弗穫也。樂所以樂而
安其心。食所以養而享其利。合之以仁而不
安之以樂。是猶穫而弗食也。案前言陳義而
此言本者。方氏慤謂凡種皆所以立本。前言
本仁而此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
合也。以仁而不安之以樂。則難而弗食也。此八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
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

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
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
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
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
死。事鬼神之常也。

此因治人情而極言禮教之效也。肥者。充盛
之意。樂之入人。期於和順。食之養人。期於肥
體。安之以樂而不能達於至順。是猶食而弗
肥也。顧肥則有所致矣。如四體順正。而膚革

充盈。乃人一身之肥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友弟恭。而其情親。夫義婦聽。而其情洽。乃一家之肥也。大臣有持循而奉乎法。小臣有分辨而著其廉。官職以次而相序。君臣以義而相正。乃一國之肥也。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安。居如車之承載。有樂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調。適。諸侯朝聘時而以禮相與。大夫靖共而以。法相序。士忠順而以信相考。百姓淳樸而以。睦相守。乃天下之肥也。夫是之謂大順。而由

是以養生送死。祭祀鬼神。各得其常。而有莫。知所以然者。此聖王禮教之極功也。案篇首。言禮以治人之情。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至。是乃詳言之。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此極言大順之理也。苑。蘊滯之意。人君以大順治天下。故天下之事。雖大積焉而推行有

漸。不至於苑滯。竝行而彼此各得。不至於錯
繆。細行而曲折皆當。不至於有失。深遠而能
通。茂密而仍有閒。連而得其分者不相及也。
動而協其宜者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
於順。然後能守危而無患也。案易言危者安
其位者也。順之與危。相去遠矣。而對舉言之。
此警戒之深意也夫。天下國家可歸而正至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
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

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
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
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此言行順以致太平之事也。小洲曰渚。廣平
曰原。所謂明於順者。原非苟徇乎人。而必本
於禮以爲治。故禮之不同也。當殺者不可豐。
當豐者不可殺。所以持人之情而使之稱。合
事之危而使之安。此乃聖王之所以爲順也。
是故因地之宜。則不使居山者居川。不使居

渚者居中原而不致有更徙之困。因天之候。則於民所需之水火金木。與夫飲食而用必以時。因人之情。則於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祿必當其德。凡用民力而無有不順者。由是感召天和。國不生旱乾水溢螟蝗之災。民不罹凶饑妖孽之疾。則禮之所以爲治也至矣。案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聖人以禮治天下。其效至於盡人物之性而與天地參。蓋夫子之極言禮也有如此。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橛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此極言大順之效也。膏露。露凝如膏。醴泉。泉甘如醴。器。如銀甕丹甌之類。車。謂山車。不待揉治而自圓曲者。馬圖。龍馬負圖也。橛。與藪同。惟大順之世。嘉祥協應。故以天之高而不

愛其道。以地之厚而不愛其寶。以人之多欲而不愛其情。天降如膏之露。地出如醴之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在於郊之極。龜龍在於宮之沼。其餘鳥獸之卵胎。以無獮狝之患。皆可俯首而闕也。此豈有他故哉。惟先王能脩禮於上。以達義於下。體實理於身。以達和順於人。故天地無心而嘉祥顯著。此大順之實迹。昭然可見者也。程子曰。君子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此言禮之足以成德也。箭竹之小者。筠其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禮使人成器。是故合外。內而大備。至於大備而周旋無虧。所以爲盛德也。禮以去僞。釋其回邪。禮以著誠。增其美質。措諸躬則正。施諸事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而澤於外也。如松柏之有心而主於內也。此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乎四時而柯葉初無改易。是以君子有禮則外而

疏遠者無不諧和。內而親近者無所怨恨。極于之萬物無不懷仁。鬼神亦皆饗德。則器之所入成也大矣。案禮以忠信爲質。美質卽忠信也。陳氏謂以禮爲治身之器。不如鄭注云禮使。人成器。意理完備。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言先王制禮之意也。昔先王之立爲禮也。有本焉以根柢於中。有文焉以顯設於外。忠

信者文所從出。禮之本也。義理者本所由章。禮之文也。無本則不立。無文則不行。豈可以偏任乎。案有本有文。此句乃一篇之大指。以下反覆申明之。本亦文也。忠誠也。本也。義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此舉禮之文而言所以行之之節也。設陳也。禮之本體不可見。而文則顯著而可知。必也。因天之時。設地之財。順鬼神之德。合人心之。同。理萬物之宜。此禮之所以行也。夫天之陰。以陽寒煖。各有所生之物。地之高下燥濕。各有。所宜之產。相禮執事之官。當隨能而任。纖微。委曲之物。當因利而導。苟天所不生。地所不。養。君子卽不以爲禮。而鬼神亦不饗之矣。如。居山者而用魚鼈。居澤者而用鹿豕。則是強。

其所本無。故君子謂之不知禮也。案曲禮亦云。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此惟通乎禮意者知之。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此承上文而言制禮用財之節也。定猶成也。上下豐凶也。殺穀不熟也。匡恐也。禮非財不行。而財非制不節。故必舉其賦稅所入之數。

而衡量之。以爲行禮經常之大法。如地有廣狹。則禮之倫類以之。年有上下。則禮之薄厚視之。唯量入爲出。故年雖大殺。而衆不懼於流亡。則上之制禮也有節矣。案此與王制冢宰制國用一段相類。陳氏祥道曰。先王之爲禮。節以制則有所裁。節以度則有所限。故能於財不傷。於民不害。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也。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

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此言禮有天人。之序。而推時之所以爲大也。革。急也。詩作棘。猶。猷通。謀也。詩作欲。聿。惟也。詩作適。禮爲一定之制。而序有不同。時乃天道之運。故爲大。順則人之倫也。故次之。體則形之辨也。故次之。宜則事之義也。故次之。稱則物之平也。故次之。如唐虞之際。堯舜以德而授受。夏商之末。湯武以兵而放伐。皆非人

力所能爲。蓋天運然也。大雅有聲之詩云。文王之作豐邑也。非急於成己之謀。惟追先王之事而致方來之孝耳。此文王之時也。而堯舜禹湯武可例推矣。陳氏祥道曰。時在天。順體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堯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

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
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祭之用。賓客
天。此申明順體宜稱之意也。大夫士無田。則薦
以羔豚。官指助祭者而言。百。喻衆也。臺門。門
兩旁築土爲臺。所謂兩觀也。天地有園丘。方
澤之祭。宗廟有禴祠烝嘗之事。父子有孝慈
之道。君臣有仁敬之義。其倫序出於自然。此
所謂順也。社稷有祈報。山川有望祀之事。天
神人鬼有內外之祭。其尊卑定於固然。此所

謂體也。喪有殯葬。祭有獻奠之用。賓客有接
際享贈之交。皆隨事以制其宜。此所謂義也。
一 儉者羔豚而祭。而百官皆足。豐者大牢而祭。
二 而不爲有餘。皆因人而辨其分。此所謂稱也。
三 諸侯有國。必以龜爲寶。而決國疑。以圭爲瑞。
四 而申國信。若大夫之家。則不寶龜。不藏圭。亦
五 不得如諸侯之壯國體。而設臺門。凡以云有
六 稱也。案時如太和元氣。無所不統。順屬仁。體
七 屬禮。宜屬義。稱屬智。智成終而成始。故特申

言之以起下文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此言禮以貴多爲稱也。一廟謂下士也。諸公。

上公也。介。副也。牢。大牢也。五重。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禮之爲制。有以多爲貴者。以廟數言之。惟天子備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惟一廟。以豆數言之。天子朔食堂。上之正羞二十有六。若諸侯相食。則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若食大夫。則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朝於天子。其輔行之介有七。所賜之牢亦有七。大夫聘於天子。則五介五牢。天子之席。獨設五重。諸侯則三重。大夫

再重。天子崩。葬以七月。用五重八翬。諸侯則五月。而用三重六翬。大夫則三月。再重四翬。此皆尊者多而卑者少。是以多爲貴也。陳氏祥道曰。先言廟而繼之以豆介牢席。先神後人之序。由豆介牢席而繼之以葬。養生送死之序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

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此言禮以貴少爲稱也。食。滄也。大路。殷木路。繁。馬腹帶。纓。鞅也。染絲而織以爲罽。五色一匝曰就。七當作五。禮又有以少爲貴者。如天子以天下爲家。無客禮。故無介。祭天用特牲。貴誠也。天子適諸侯。而諸侯奉膳。亦止犢牛。敬君一如敬天也。諸侯相朝。主君行享禮畢。

惟酌鬱鬯之酒以獻賓。而不用籩豆之薦。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行聘之大夫。則酌以酒。又薦以脯醢。是須味稍多也。天子每一滄輒告飽。諸侯再。大夫士三。皆待勸乃更滄。庶人自食其力。故無滄數。飽而後止。大路爲祭天之車。貴其質素。故馬亦少飾。而繁與纓皆一就。次路則繁纓七就。二王之後。享王以圭。享后以璋。雖曰圭以馬。璋以皮。而皮馬不升於堂。是獨用之也。饗禮於酬爵之時。則

以琥璜將幣。不特達也。鬼神之席。不假多重。以爲溫。故祭用單席。諸侯視朝。於大夫則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此皆尊者少而卑者多。是以少爲貴也。案孔疏。天子無介。其實餘事亦有介。故鬯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

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此以大爲貴也。言此言禮以貴大貴小爲稱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皿。食器盤盂之屬。爵散觶角皆所以酌酒者。缶壺甒皆所以盛酒者。禮又有以大爲貴者。如宮室之量。則天子之堂廣九雉。公侯七雉。伯子男五雉。皆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器皿之度。則天子之路弓斗房皆謂之大。而其餘則否。棺槨之厚。則尊者之棺四重。卑

止一重。槨必周於其棺。丘封之大。則冢人以爵等而爲之度。此皆以大爲貴也。又有以小爲貴者。如祭禮獻尸。主人貴則以一升之爵。佐食之人賤則以五升之散。其舉而自飲也。尸尊以三升之觶。主人卑以四升之角。至爲子男之饗禮。諸臣之尊用缶壺。缶大於壺。陳於門外。壺容一石。陳於門內。君之尊用瓦甒。容五斗而陳於堂上。此皆以小爲貴也。案王侯之祭儀。禮亡。舉觶舉角者。士禮也。凡王饗

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鄭注知五獻是子男也。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有以高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櫨禁。此以下爲貴也。

此言禮以貴高貴下爲稱也。堂。堂階也。下。猶低也。廢。去也。禁。承酒尊之器。士用之。櫨亦禁也。謂之斯禁。大夫用之。禮又有以高爲貴者。

天子之堂。視堂下相去九尺。諸侯則七尺。大夫則五尺。士惟三尺。天子諸侯竝爲臺門。此皆以高爲貴也。又有以下爲貴者。天子祭天之禮。至敬無文。燔柴於泰壇。畢。惟掃地於壇下。致潔而設正祭。天子諸侯享禮之設。有酒尊則廢去其禁。大夫與士鄉飲而設酒尊。大夫用無足之櫨。士用有足之禁。此皆以下爲貴也。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

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甬。禘杓。此以素爲貴也。

此言禮以貴文貴素爲稱也。龍之狀袞然。謂之龍袞。畫於衣者。白與黑謂之黼。其文爲斧。黑與青謂之黻。其文爲兩己相背。皆繡於裳者。冕祭服之冠也。前畧俛。故謂之冕。以采絲

組貫玉爲旒。謂之藻。琢當爲篆。禘杓以白理木爲杓也。甬或作幕。禮又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祭服。繪龍於袞。極其文明以象變化。諸侯繡黼以取其斷。大夫繡黻以取其辨。士元衣纁裳而不得繡繪。天子之冕以朱綠二色之藻。貫玉而垂爲旒。前後各十有二以則天數。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士三旒。此皆以文爲貴也。又有以素爲貴者。敬極其至。則不以文飾爲美。見父之族黨。不爲折

旋揖讓之容。天子朝日月之大圭。無篆刻之文。大古之羹。無鹽梅之和。大路質素。而以蒲越爲席。犧尊刻爲牛形。鼎以粗布。禪木爲杓。不加雕飾。此皆以素爲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此總結上文之意也。孔子嘗曰。禮誠不可以不加省察也。夫禮之等不同。而皆有當然之則。能不豐不殺而悉如其分焉。則得矣。正以

宜殺而豐。必失之有餘。宜豐而殺。必失之不足。蓋欲其相稱也。馬氏曰。自禮以多爲貴。至以素爲貴。皆禮之寓於形名度數者。其用不同。而悉歸於稱。故引孔子之言以結之。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此又申言稱字之義也。謂猶普也。徧也。產生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凡禮之以多爲貴者。是敬之著於物而爲外心也。所以然者。以盛德之發揚昭著。溥徧萬物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此豈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於外也。禮之以少爲貴者。是敬之

存於中而爲內心也。所以然者。以德產之致。極於精微。雖備天下之物。而有不足以稱其曼德者。此豈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慎其獨於內也。古之聖人。內之以爲尊。外之以爲樂。少之以爲貴。多之以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非有意於簡而不可多也。非有意於繁而不可少也。唯其稱也。案鄭注謂萬物皆天所生。是德之發於外也。然其所以致此。則甚精微而不可見。聖人之德。亦猶是也。方氏慤曰。

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明乎禮之不可寡。而貴於大者。高者。文者。視此矣。明乎禮之不可多。而貴於小者。下者。素者。視此矣。此所以爲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斲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此亦承上稱禮之意。而約之於慎也。君子謂大夫以上。匹偶也。士微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冠系。以組爲之。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棋。藻。梲。畫藻於梁上之短柱。唯禮貴於稱。是故有位之君子。用大牢而祭。則謂之禮。若匹士亦大牢而祭。是取非其有。則謂之攘。昔齊大夫有管仲者。鏤簋朱紘而

僭天子之器。山節藻梲而僭天子之居。是過於豐也。君子以爲濫而無制矣。又有晏平仲者。祀其先人。不用少牢而用豚。豚之肩至於不足。拵豆。服澣衣濯冠而以朝。是過於殺也。是君子以爲隘而無所容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致其慎也。禮乃衆人之紀也。紀散。卽亂所從生。而行之謂可弗慎乎。孔子曰。我君有不戰。戰則克。有不祭。祭則受福。蓋誠得乎。戰與祭之道矣。案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是故

上不僭上。而下不偏下。夫子之所謂得其道者。蓋亦唯其稱而能慎焉故也。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此言祭祀之所宜戒也。麾。快也。先時而祭曰蚤。葆。袞也。嘉事。冠昏之禮也。君子曰。祭祀以致孝乎鬼神。不祈福也。因乎時。不以蚤爲快也。器幣有定制。不以袞大爲可樂。而失之豐。冠昏之奠告有常儀。不以嘉事爲可善。而失

之瀆也。牲不及於肥大。薦不美。夫多品。有以小與少爲貴也。案孔疏。祭以存親耳。非謂就親祈福報。周禮六祈。非禮之常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不又與大蕪不美之類。

此言孔子正魯禮之失也。臧文仲名辰。魯大夫。夏父。姓弗綦名。逆祀。躋僖公也。奧。當爲爨。爨。卽先炊之神。謂之老婦。孔子曰。人多以臧

文仲爲知禮者。自今觀之。其亦安知禮矣。如夏父弗綦爲典禮之官。於魯之廟祀。躋僖公不於閔公之上。是以臣而先君。以庶而先適也。文仲柄政而弗能止。是不知禮者一矣。古者孟夏迎氣。祭火神於郊。則以燔柴。而弗綦用之於爨。夫爨乃老婦之祭也。但當盛食於盆。盛酒於瓶而已。以賤爲貴。而文仲弗能止。是不知禮者又一矣。案夏父弗綦之失禮。意文仲實主之。故左氏亦以爲縱逆祀也。孔疏云。

祝融。古火官之長。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
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
籩豆設於竈陴。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
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祝融并奧
及爨三者所以不同。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
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
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

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
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此言行禮必本於誠也。經禮如冠昏喪祭朝
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
類。若語辭先王之立禮。經制詳盡。猶人之身
體。百骸全具也。體有不備。君子即謂之不成
人。苟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故禮之全體。有大
有小。有顯有微。大不可以損。小不可以益。顯
不可以揜。微不可以大也。夫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可謂備矣。要必設誠而致行之。則其致一也。人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亦豈有行禮而不本於誠者乎。是故君子之於禮也。時而用心於內。則有所竭情盡慎。以此致敬而誠存於中。時而用心於外。則有美而文。而誠亦立於事矣。案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一者誠也。知禮之致一。則三百三千。固一以貫之爾。而矯若

不由戶者。亦豈有行禮而不本於誠者乎。是故君子之於禮也。時而用心於內。則有所竭情盡慎。以此致敬而誠存於中。時而用心於外。則有美而文。而誠亦立於事矣。案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一者誠也。知禮之致一。則三百三千。固一以貫之爾。而矯若

日講禮記解義卷之二十七 樂職大夫不歸同

禮器 公對以不誠故王也。言卑者之於尊者。亦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擻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

此歷言體備而當之事。卽誠之致一者爲之

也。討去也。擻芟也。撫拾取也。禮惟其宜。故君

子之於禮也。有當直情徑行。如始死則哭踊

無節也。有當曲爲降殺。如父在爲母期也。有

當按其經而平行之。如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也。有當順其敘而討治之。如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也。有當芟取貴者之物以播於賤者。如登俎及羣臣。而賤者亦均惠也。有當推進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子孫爲賓。而用王禮也。有當觀象效法而極其文。如王者之服物采章也。又有觀象效法而文不盡。如公侯以下減於王也。有卑者之於尊者。拾日取一節而不爲嫌。如君沐梁。卿大夫不得同。

而士反得沐梁也。由九者類推之。而可以極禮之用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

此言三代之禮之一。而因革隨乎時宜也。素青卽白黑也。詔侑謂告尸行節。勸尸飲食也。武當爲無方。猶常也。合錢飲酒爲釀。三代之

禮其本一也。制定而民共由之。故所尚之色。或素或青。而禮之大體。則夏造於前。殷因於後。未始有異也。周因於殷。坐尸而祭。爲之詔。猶侑也。無定所。其禮亦如殷。其用至誠之道一也。夏尸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倚立以俟。祭事之終。殷尸雖無事亦坐。周於禘祭之時。昭穆六尸。旅酬相酌。曾子曰。周禮其猶釀飲與。是三代之所因所革。皆可考而知也。案昭侑無方。如云就養無方矣。旅酬六尸者。后稷

次之尸。發爵不受旅。毀廟但有主而無尸。故疏謂是文武二尸及四親廟也。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

此推言禮之至者。而舉祭禮以明之也。腥。生肉。爛。沈肉於湯。色畧變也。孰。與熟同。君子曰。禮主於敬。若近於人情。則非禮之極至也。故郊以祭天。則薦血。大饗以禘祭宗廟。則薦腥。三獻以祭社稷。五祀則薦爛。一獻以祭羣小。

祀則薦熟。案郊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燭熟。此但據先設者爲主也。鄭注謂三獻爲祭社稷五祀。或曰社稷五祀與五嶽同爲血祭。不止於三獻。當是祭山林川澤。如豨沈之祭是也。其言獻之至齊而舉祭獻之已於國土。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頤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此承上意而言禮有由始也。惡池。讀作虜沱。并州川名。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相步。扶工也。溫。猶藉也。惟近人情者不爲禮之至。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私自專輒。徒起而致己情也。此必有所由始也。是故兩君相見。必有七介以傳命。不然。則太愿慤而

無禮之文。賓主必三辭三讓而後至廟中。不然。則太迫蹙而非禮之序矣。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以后稷配。必先祭於頓宮之學以告后稷。晉人將有事於河。則必先祭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則必先祭配林。而當未祭也。又必三月而繫牲於牢。七日戒而散齊於外。三日宿而致齊於內。所以爲慎之至也。故賓禮有擯以詔之。樂工有相步以導之。所以爲溫之至也。陸氏佃曰。魯人告后稷於頓宮以

配上帝。晉人告惡池以配河。齊人告配林以配泰山。雖曰告之。實以肄習其禮。卽事有漸也。皇氏侃曰。凡玉以物縕裹承藉。君子亦以君威儀擯相自承藉。故曰溫之至。平公之問。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橐鞬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蓋泚又平人心。此言先王制禮之意也。醴酒五齊第二酒。鸞

鈴也。刀環有鈴。莞蒲席。簟竹席。橐鞬。除去穀
也。之稗也。禮也者。匪徒以其文。蓋將反乎人心
之本。脩乎古先之制。而不忘其初者也。以反
本言之。如居喪有擗踊哭泣之事。曾不待於
詔告。以發於心之所固然也。朝廷有養老尊
賢之事。不能不樂之以樂。以愜乎心之所同
然也。以脩古言之。如祭祀用醴酒。而列尊在
元酒之下。割刀利用。而廟中必鸞刀。是貴。莞
簟至安。而郊禮必橐鞬。是設。此皆所謂不忘

高其初者。是故先王制禮。節文雖繁。而必有主
爾焉。故後之人。可以稱述。而多學也。案有主。卽
是致昔之謂。而所以反本脩古之要也。其義焉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
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
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此言禮爲觀物之要也。物猶事也。君子曰。人
而無節於內者。則不知禮之所由制。將觀於
物而弗之察矣。蓋事物至繁。而未有不受裁

於禮者。欲察物而不由禮。其弗之得也決矣。故作事不以禮者。不能存其敬。出言不以禮者。不能立其信。此可見禮爲事物之極致也。言案禮主於節。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不一也。精求之則所以節性。而推是以裁成輔相者不外焉。故下文條舉而廣言之。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

子達亶亶焉。

此言先王制禮之本於天也。財與材通。財物。山疏謂猶才性也。唯禮爲物之致。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亦因其財物之性。以致其義焉。爾。夫萬物本於天。而君子法之。故凡舉大事必順乎天時。爲朝夕必依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乎丘陵。爲下必因乎川澤。是故天時雨澤。所以不已於生物也。君子之德。亦亶亶不已而上達於天。則與天合德。而制禮有其本矣。案

注疏。大事。祭祀也。順天時。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朝夕。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高下。謂圓丘方澤。玩上下文義。但統言君子之法天。不必專指祭祀。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此承上而言。達亶亶之實也。置。謂使之居其位也。升。上也。猶成也。吉土。王者所卜建都之地也。君子之達亶亶也。既內以盡之於己。又外以資之於人。是故昔先王於有德者加諸上位。有道者隆以禮貌。有能者任以職守。既舉賢而置之。復聚衆而誓之。而使各謹於其職。於是因天之尊。而制爲事天之郊禮。因地之親。而制爲事地之社禮。五年巡狩。則因名山而上其治功以告於天。每歲郊祀。則因吉

土而致其明禋以格夫帝。由是升中於天而瑞物以臻。則鳳皇自上而下降。龜龍自遠而來。假饗帝於郊而休徵以應。則風雨不過其度。寒暑不爽其期。是故聖人南面而立。恭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誠以聖人之於天道。有通極而不二者也。案達亶亶者。詩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者。書所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也。賢才之生。乃帝心之所簡。是故聖人之至德。莫大於格天。

饗帝。而饗帝之實。又莫大於用賢。是故大有爲有賢之卦。鼎爲養賢之卦。其彖辭皆曰元亨。而其大象。一則曰順天休命。一則曰正位凝命也。鄭注引孝經說以升中爲封禪。則近於矯誣。而非聖人所以事天之本矣。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

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東階轝尊。西階
人此言聖人有法天之至德。因舉祭禮以明之
也。壘尊刻爲雲雷之象。夏后氏之尊也。犧尊
天周尊也。小鼓謂之應。惟聖同天。在天道爲至
教。而在聖人爲至德。蓋觀於祭禮而亦可知
也。廟堂之上。則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
下。則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樂之器。尊西也。
君在阼。夫人在西房。以日生於東。月生於西。
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尊東也。君在阼而西

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壘尊。是禮之交動
於堂上。縣鼓主倡而引之於先。應鼓主和而
繼之於後。是樂之交應於堂下。所以爲和之
至也。案天道至教。聖人至德。鄭注以爲目下
事。蓋是承上起下之辭。上言饗帝。此言饗親。
所謂至德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
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
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

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此卽禮樂而言觀物之事也。與猶示也。禮以報本而爲反其所自生。樂以彰德而爲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而使之不過。其脩樂也。以導志而使之不淫。故觀其禮樂。而世之治亂可知也。蘧伯玉嘗曰。惟君子之人。其心明達。故觀於器用而知其工之巧。觀於動作而知其人之知。是故君子必慎。

其所以與人者。爲夫人之將以是而觀之也。案禮樂者。聖人以之治世。而君子以之治身。達之云者。惟其有節於內焉故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此言人君廟祭之敬也。盞盞齊也。詔告也。羹肉汁定孰肉也。道言也。祭之明日。繹祭於廟門旁。謂之祊。敬者禮之本也。如大廟之內。君與后必躬親之。此敬之至矣。當迎牲之時。君親出廟門牽牲以入。大夫贊佐執幣而從。及大殺牲畢而進血與腥。君親制牲肝以祭神於堂。而夫人執酒以爲獻。此時卿大夫則從乎君。命婦則從乎夫人。君與夫人之心。洞洞乎其敬而表裏無閒也。屬屬乎其忠而純一不

雜也。勿勿乎欲其饗之。而勉勉不已也。牲入則以幣告神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則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而告神於堂。此三詔皆不同其位者。蓋衆言鬼神無在而無乎不在。將遍求之而猶未得也。於正祭而薦腥爛。則設祭於堂。於祭畢而行繹祭。則爲祊乎外。故古語曰。不知鬼神之所饗。於彼乎於此乎。此可以見其敬之至一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此言王者祫祭之禮之義也。注讀肆爲陔者。周禮鐘師掌九夏。凡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奏陔夏也。祭禮有隆殺。故一獻則從其質。三

獻則致其文。五獻則加盛而察。七獻則轉尊而神。惟大祫之祭。升羣廟之主。合食於太祖之廟。而謂之大饗。斯禮也。報本獨隆。其王者之事與。試觀大饗之所陳。牛羊豕三牲之外。又有魚醢麋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品味之薦。皆四時和氣所生。示王者能贊化育也。納侯邦所貢之金於廟。所以示親附也。加璧於束帛之上。尊王者之德。而比於玉也。龜列於前。重其能先知吉凶也。金次於龜。見人

情之和也。荆之丹。堯之漆絲。豫之纊。揚之竹
箭。莫不咸在。示王者與衆共財而天下不得
私其有也。其餘九州以外。蠻夷之國無常貨。
但貢其國之所有。示王者德澤之能致遠也。
諸侯來助祭。祭畢而出。歌陔夏之詩以送之。
以明其不失禮也。夫陳列極華夷之美。則備
物矣。奔走致諸侯之貴。則盡官矣。王者惟以
孝治天下。故大饗於廟。儀備九獻。直合萬國
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以爲禮之至隆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
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
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此承上言郊廟而總結之也。先王祀帝於郊。
不尙文飾。乃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主於親親。
乃仁之至也。喪禮主乎哀。乃忠之至也。斂服
葬器之畢備。亦所以盡人心而仁之至也。賓
客之用幣。主乎尊賢。乃義之至也。合而言之。
則忠亦仁也。敬亦義也。仁義存於中而禮達

於外。君子而欲觀仁義之道。舍禮其何所本乎。案禮與仁義皆性也。而道則仁義之著於外者。苟非行禮。則不可得而見。故曰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忠此言禮待人而後行也。道猶行也。君子曰。質文不可偏廢。而質在所先。如甘者味之美質

也。甘屬土。土王於四時。故甘能受衆味之和。白者色之美質也。繪畫之事後素功。故白能受衆色之采。忠信乃人之美質也。禮無本不立。故忠信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每事虛僞。禮不可以僞爲於外。是故禮以得其人爲貴也。案首章言如竹箭之有筠者。文也。如松柏之有心者。本也。二者相須。而禮必以忠信爲質。故於此復推本言之。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

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言禮貴能行。而不可以輕議也。旅。祭名。謂旅五帝及四望也。孔子曰。甚矣禮之未易行也。有人於此。誦詩三百。而能言。或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自卑而尊。或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自內而外。或不足以大旅。即大旅具矣。猶未必其合德於天。而足以饗帝也。禮其可輕議乎。案此承上文得其人之意而言。自一

獻以至饗帝。蓋未有不本於忠信者。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此言子路之能行禮也。逮。及也。闇。昧爽以前。偏任爲跛。依物爲倚。質。正也。子路嘗爲季氏宰矣。季氏每祭家廟。逮闇而行事。至夕未畢。

又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至此而亦倦怠矣。甚至有司者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此沉於周人祭日以朝及闇之文。而失其義者也。他日祭而子路與。當正祭之事。事尸於室。則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而設於尸前。內外異位而相交。恐費時也。以正祭之後。饋尸於堂。則堂下之人送饌至階。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上下異位而相交。亦恐費時也。是以正明而始行事。晏朝卽退。初不

至於倦怠焉。孔子聞而善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蓋勝於季氏之日有不足者多矣。案禮以敬爲主。與其久而怠。固不若速而敬之爲得也。子路有忠信之質。乃所謂得其人者。此篇言禮以成器。巨細兼該。而必推本於忠信。又引子路之事以實之。足使後世之學禮者。有所據依矣。

